



十之六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田一儔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

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傳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

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

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芮如銳反虞芮 二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 ○孟津地名也

作泰誓 惟十至三篇 ○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

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

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 ○傳周自至示弱 ○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

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

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

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

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

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

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

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

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竝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

芮之訟為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

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為

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二

萬曆十五年刊

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一月戊午
 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
 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
 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
 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
 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
 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歷推而知之據經亦有
 其驗漢書律歷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
 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
 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
 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此序同之武成所以
 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
 解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
 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
 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
 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正在後不可追名
 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

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
 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
 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
 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
 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
 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追王大王宣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
 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
 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
 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
 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
 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
 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
 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
 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渡津乃作○正義曰孟者
 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
 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
 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

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二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鵬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

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泰誓

傳 大會以誓眾

疏

傳 大會以誓眾 ○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

泰誓者其大會以誓眾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眾肅解彼偽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

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傳 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

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

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疏 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 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

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傳 冢

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

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 **傳** 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

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摠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傳 生之謂父母靈

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

疏 **傳** 生之至為貴○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

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

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傳下句為首引也傳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傳但反傳今商王受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傳沈湎嗜

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傳酒而善反冒莫

志反切韻常利疏傳沈湎至無辜傳正義曰人被酒

反酷苦毒反疏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酒然齊同

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

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

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

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

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一人至政亂傳正義曰

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

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

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

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足以賢才而以

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

或當因兄用弟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故以兄協句耳萬姓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

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傳榭爾雅云有木

彼皮反障之亮疏傳土高至奢麗傳正義曰釋宮云

友匱其媿反疏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

萬曆十五年刊

書

六

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
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
之堂堊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
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
流洫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
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
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
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
奇物充物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
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
男女僕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焚炙忠**

良劊剔孕婦

傳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劊剔視

之言暴虐○劊口胡反剔他歷反**疏**○傳忠良至暴虐
孕以證反徐養證反○正義曰焚炙
俱燒也劊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劊剝也今人去肉至
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剝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

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劊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
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
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
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
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
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
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
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
胎即引此為**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
集傳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傳

父業未

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

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弗祀

傳

俊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

洪憲

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全反俊七

疏俊改至

義曰左傳稱長惡不俊俊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傳凶人

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

乃曰吾有

民有命罔懲其侮

傳

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

○懲直承反

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

傳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為立師以教之

○為于偽反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傳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

○相息亮反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

傳

越遠也言已

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

其志

○否方有反

疏

天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

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

○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

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疏****傳**力

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傳**人執異眾勉力而戰也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傳**三千一心心不和諧○億十萬曰億

言同欲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傳**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貫古**疏****傳**紂之至同罪○正

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

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豕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傳**祭社曰宜豕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類師祭名豕反

疏**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豕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一

九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
宜豕訓大也社是土神故豕土社也毛詩傳云豕土
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
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
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
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
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
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
天之意故用汝眾
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傳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從才
爾尚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傳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時哉弗可失傳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傳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

止於河之北

疏

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止舍

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
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
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
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
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
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
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
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傳
諸侯盡會次也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眾咸

聽朕言傳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徇似俊反
字詁云徇巡

也疏也傳徇循至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眾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傳

言吉人竭日

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又若蓋反。

今商王受

力行無度傳

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

播棄犁

老昵比罪人傳

鮐背之耆稱犁老布棄不禮敬昵近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

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

反又音怡魚疏背耆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犁故鮐背之耆稱犁

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傳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許具

反疏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

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

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顓呼也民皆呼天

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脅虛業

穢於疏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廢反疏化紂淫醜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

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罪惡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傳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惟受罪浮于桀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黜夏命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

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剝胎斮脛之傳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剝喪元良賊虐傳剝傷至殺之○正義曰

諫輔傳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

紂反殺之○喪息浪反疏剝傷至殺之○正義曰

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

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于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

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善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傳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傳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疏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

也必誅 **天其以予乂民** 傳 用我治民當除惡 **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傳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

以兵誅紂必克之占 **疏** 傳 言我至之占 ○正義曰夢

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

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

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

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

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

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 **受有**

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傳 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

德不同 **疏** 傳 平人至不同 ○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

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

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會無華

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

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 **予有亂**

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 傳 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 ○

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 **疏** 傳 我治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十一

三

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傳言天因民以

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惡鳥路反
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傳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疏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眾民也
今朕

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傳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

入紂郊疆伐之○疆居良反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

光
傳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

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疏今朕至有

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

伐之○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傳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

之志伐之則克矣○將子匠反
疏勗哉至非敵○正

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一

三

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至克矣○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傳言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懍力甚

反疏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

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鳴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之稱崩體之高也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傳是其戊午明日師

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令

反重直用反長竹文疏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上

反已音以上時掌反疏傳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

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

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

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

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

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為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

五

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疏** **傳**言天至

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

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

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 **今商王受**

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

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 ○情徒 **疏** **傳**輕狎至神明○

註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

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

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

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

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

也 **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傳**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

結怨之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傳**冬月見朝涉水

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剖而觀之酷虐之甚 ○斲側略反又士略反朝涉遙

反 **疏** **傳**冬月至之甚 ○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斲之樊

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

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

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

干心異於人剖而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傳**痛病也言

害所及遠○痛徐音敷
又普吳反
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
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
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邪
似嗟

反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

諫而以爲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

巧以恣耳目之欲
○技其綺反
疏
郊社至婦人○正

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
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
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傳
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喪蘇浪反斷丁
疏
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

管反惡烏路反
休云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傳
孜孜

勸勉不怠○孜
音茲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傳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
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
傳
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

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傳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
肆予小

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傳
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

紂○殄徒典反
殲子廉反

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

迪

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毅

牛既

反

疏

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

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

此果敢是名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

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傳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傳

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德充

塞四方明著岐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傳

言文王德

大故受眾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予克受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傳

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

故天佑之人盡其用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傳

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疏

傳

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

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

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

咎崇孝罪已以求眾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

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

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竹丈反卒子忽反

虎賁三百人

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

夫長○賁音奔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牧誓

稱尺證反至牧地而誓衆○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

十里字疏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

林音母疏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

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

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

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

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

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

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

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為兩

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

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

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

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

九

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劔謂此也孔意虎賁即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時甲子昧爽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

爽明早旦○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

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誓

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陳直

甫謚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

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勅之

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左杖黃鉞以黃金飾

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

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鉞

本又作戊旄音毛馬云

白旄旄牛尾麤許疏鉞以至苦之○正義曰太公

危反逃他歷反疏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

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

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

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

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詁文王

曰嗟我友邦豕君傳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

徒司馬司空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

主土指誓戰者疏治事至戰者○正義曰孔以於

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

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

指誓戰者故不及大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

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

而說是不通亞旅師氏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

於亞旅已下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亞次至門者○

正義曰亞次釋言

文旅眾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

其位次卿而數眾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

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

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

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

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傳師帥卒帥○帥色類疏帥○正義

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

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

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

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

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及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

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傳八

國至之南○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

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

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

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

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

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

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

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

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

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

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

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稱爾戈比爾干立

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爾予其誓傳稱舉也戈戟干楯也○比徐扶志毗

反又疏傳稱舉至于楯○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

音允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

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

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

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

立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傳言無晨鳴之道○

頻引反徐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索盡也喻婦人知

扶忍反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疏

萬曆十五年刊

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摠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惟婦言是用

傳 姐已惑紂紂信用之○姐丹達反已音紀紂妻也

疏 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姐已惟姐已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與言者貴之姐已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姐已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

法姐已乃笑武王伐紂斬姐已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

答傳

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

鬼神○復扶 疏 傳 昏亂至鬼神○正義曰昏闇者於

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 **昏棄厥遺**

王父母弟不迪

傳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

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疏 傳 王父至以道○正義曰釋

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

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
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

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

士傳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

俾暴虐于百姓以

姦宄于商邑傳

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傳必爾

反使疏傳使四至都邑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
也疏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

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摠言於都邑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傳今日戰事

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

疏傳今日戰事

日至一心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
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

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為眾也言當眾進一心也
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傳

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

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勗許六反疏傳

子至為例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
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

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
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傳

桓桓武貌疏傳桓桓武貌正義曰釋訓云桓桓

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傳

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眾法之奮擊於牧野○

彼皮反爾雅云疏傳獬執夷○正義曰釋獸云獬白

名毅郭璞曰疏狐其子毅舍人曰獬名白狐其子

名執夷虎豹屬傳弗逐克奔以役西土傳商眾能奔來

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逐五

作禦禁也役馬云疏傳商眾至之義○正義曰逐訓

為也為于偽反疏迎也不迎擊商眾能奔來降者

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

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

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来降者

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

土與孔傳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傳臨敵

不同傳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傳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

於華山桃林之牧地○獸徐始售反本傳識其政事傳

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傳作武成傳武功成文事

修疏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兵伐紂歸放牛馬為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

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

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一

十五

武成

傳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

疏

武成正義曰

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及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蓋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蓋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崩贖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豕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

殷勤誓眾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王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傳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月旁近也月二日死魄

○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

貌近附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傳

翼明

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

日渡孟津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傳

其四

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哉徐音載

豐芳弓反文

王所

都也乃偃武修文傳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

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傳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

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

農長竹丈反復扶又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

駿奔走執豆籩傳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

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

奔走於廟執事○駿荀俊反豆本又作

桓籩音邊上時掌反

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傳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

近始

疏惟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

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是壬辰也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

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

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

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

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

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

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

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

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
 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
 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
 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
 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
 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傳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
 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
 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
 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
 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
 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
 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
 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
 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
 朔也○傳翼明至孟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
 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

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白
 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
 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
 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
 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
 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
 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
 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傳
 倒載至文教○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
 車甲冑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
 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
 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
 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
 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
 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
 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
 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住謂之歸據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二

二十七

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摠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
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百工受命于周
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暨其
器反
疏傳魄生至一統○正義曰月以望虧

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若曰嗚呼羣后
傳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

王建邦啓土
傳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傳謂后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

邦啓 **公劉克篤前列** 傳 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

人之業 疏 傳 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

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

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

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傳 大王

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續統其業乃

勤立王家。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况 疏 傳 大王至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 王家。正

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

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 **我文考文王克成**

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傳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

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 **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 傳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

威德之大 疏 大邦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

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 **惟九年大統未集** 傳 言諸侯

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 疏 傳 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

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

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及豕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

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 **予小**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二

子其承厥志傳

言承文王本意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傳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

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底之

疏傳致商至川河○正義曰致商之罪

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

篇類于上帝宜于豕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

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

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

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

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

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

事告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行也傳告天

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正義曰自

稱有道德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

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害虐烝民傳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

無道○烝之疏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閭人

承反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

物之言除人外皆謂天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

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

澤言大姦○萃在醉反藪素口反疏傳逋亡至大姦

魁苦回反窟口忽反○正義曰逋亦

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

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上 三

入密故云密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密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遇亂略

傳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遇烏未反召上

照反本又作邵 **華夏蠻貊罔不**

率俾恭天成命

傳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貊亡白反

疏 傳冕服至成命○正義曰

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

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筐篚玄黃昭**

我周王

傳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篚音匪

為于偽反 **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 **傳**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應應對之應 **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傳 神庶幾助我

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相息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

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傳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

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逾亦作踰陳

直刃反註
同徐音塵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傳

旅

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傳

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

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

○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

疏

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

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

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

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義曰出四百里

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

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

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

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

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

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

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

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

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

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衆至距戰

○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

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

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

○傳紂衆至之言○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

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

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

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

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一戎衣天下大定傳衣服也
地為曰是杵為春器也
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

政由舊傳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

干墓式商容閭傳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

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疏傳皆武

疏

傳皆武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

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傳紂所積說商容之事也

旦反

疏傳紂所至貧民

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

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間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傳施舍時已名泉為錢也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

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疏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

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間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列爵惟五傳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

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

三品疏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

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

三五

大背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

傳

立官以官賢才

位事惟能

傳

居位理

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

傳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

重民五教。正義曰：以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為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惟食喪祭

傳

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

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

○養羊亮反

惇信明義

傳

使

天下厚行，言顯忠義。

崇德報功

傳

有德尊，以爵有功

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

傳

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

人故垂拱而天下治。○任而鳩反。

疏

垂拱而天下治

○正義曰：說文

云：拱，斂手也。垂，拱而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一

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傳 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

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

○勝商證 以箕子歸作洪

範

傳

歸鎬京箕子作之 ○範音范鎬胡老反本

又作鄯武王所都也 疏 武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十一

至洪範○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
 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
 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
 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
 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
 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傳**不放至祿父○正
 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
 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
 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
 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
 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
 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
 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
 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
 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傳**歸至作
 之○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
 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
 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
 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
 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
 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
 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
 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
 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
 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
 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
 實也

洪範傳

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疏 洪範○正

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
 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
 乃言至彝倫攸叙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
 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
 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
 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

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傳洪大至大法。○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傳

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

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王乃言曰嗚

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傳

騭定也天不言

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陰默也

馬云覆也

騭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

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彝

以之

反

惟十至攸敘。○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

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諸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

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傳商曰至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

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

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

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傳騭定至之資。○正義曰傳以騭即質也質訓為成

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

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

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

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

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

以下為民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

堙洪水汨陳其五行

堙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

其五行○絲工本反堙音因汨工忽反行戶更反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

畀與斁敗也天動怒絲不與大法九

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畀必二反徐甫至反註

同斁多路反徐同路反敗

也 絲則殛死禹乃嗣興

放絲至死不赦嗣繼也廢

父與子堯舜之道○殛紀力反本

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敘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

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

次敘○錫星

疏

箕子至攸敘○正義曰箕子乃言答

歷反

王曰我聞在昔絲障塞洪水治水失

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

不與絲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絲則放殛至

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

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

得九類之由也○堙塞至五行○正義曰襄二十

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堙木刊謂塞其井斬其

木是堙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之

一水性下流絲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毛為

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則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餘人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餘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餘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餘以彰禹也○傳放餘至之道○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辯之云放餘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與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傳天與至次叙○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書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計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

未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叙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

次二曰敬用五事傳五事

初一日五行傳

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為始

在身用之必敬乃善

次三曰農用八政傳農厚也厚

用之政乃成。○農馬云食為入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傳 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傳 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

三德 **傳** 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 **傳** 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

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傳**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

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嚮許亮反又。

反此已上時掌及禹所第敘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

疏 初一至六極。○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

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

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

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 農厚至乃成。○正。

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釀則農是釀意故為厚也。政施。

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

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入政三。

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已之稱故分。

為二疇也。○**傳** 協和至五紀。○正義曰協和釋詁文。

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

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三

六

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
 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傳言天至第叙○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
 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
 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
 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
 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
 第而敘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
 禹所第也禹為此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
 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
 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
 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
 大中也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
 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
 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
 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
 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

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
 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
 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
 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
 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
 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
 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
 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
 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為初一日等
 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
 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
 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
 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
 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
 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
 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
 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
 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三

六

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別為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為疇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為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徵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一五行一曰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為五也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皆其生數

潤下火曰炎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

下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傳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

更○揉如土爰稼穡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

以斂潤下作鹹傳水鹵所生○鹹音咸鹵音魯炎上作苦傳

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傳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傳金之

氣稼穡作甘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疏一五行至作甘○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

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

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

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

所資生也是為用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

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

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皆

其生數○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

義亦然也。傳言其自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

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自然之本性。傳木可至改更。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

為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

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

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傳種曰至以斂。正義曰鄭玄周禮註云種穀曰稼若

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性

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

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傳水鹵所

生。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

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傳焦氣之味○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傳木實之性○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傳金之氣味○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傳甘味生於百穀○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曰言傳詞章
三曰視傳觀正○視常止反
四曰貌傳容儀○貌本亦
五曰思傳心慮所行○思如字徐貌曰息吏反下同

恭傳

儼恪○儼魚檢反

言曰從傳

是則可從

視曰明傳

必

清審

聽曰聰傳

必微諦○諦音帝

思曰睿傳

必通於微○睿

悅歲反馬云通也

恭作肅傳

心敬

從作又傳

可以治

傳照了○哲之舌反徐之

列反又之世反

聰作謀傳

所謀必成當○當

反

睿作聖傳

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疏○二五至作聖○正義曰此

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

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雖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傳察是非○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

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傳必通於微○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為不乖刺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傳於事至之聖○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者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十一

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玄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又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愬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

一曰食

勤農業

傳

二曰貨

寶用物

傳

三曰祀

敬鬼

傳

神以成教

四曰司空

主空土以居民

傳

五曰司徒

主姦盜使無縱

傳

主徒衆教以禮義

六曰司寇

主姦盜使無縱

傳

子用

反或作

七曰賓

禮賓客無不敬

傳

八曰師

簡師所

傳

任必良士卒必練

忽反

疏

三八

政至

曰師

正義

○正

義

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

教民使勤農業也

二曰貨

教民使求資用也

三曰祀

教民使敬鬼神也

四曰司寇

空

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

五曰司徒

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

六曰司寇

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

七曰賓

教民使禮待賓客相往來也

八曰師

立師防寇賊以安民也

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

教民使勤農業也

二曰貨

教民使求資用也

三曰祀

教民使敬鬼神也

四曰司寇

空

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

五曰司徒

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

六曰司寇

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

七曰賓

教民使禮待賓客相往來也

八曰師

立師防寇賊以安民也

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

教民使勤農業也

二曰貨

教民使求資用也

三曰祀

教民使敬鬼神也

四曰司寇

空

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

五曰司徒

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

六曰司寇

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

七曰賓

教民使禮待賓客相往來也

八曰師

立師防寇賊以安民也

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

教民使求資用也

三曰祀

教民使敬鬼神也

四曰司寇

空

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

五曰司徒

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

六曰司寇

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

七曰賓

教民使禮待賓客相往來也

八曰師

立師防寇賊以安民也

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

教民使勤農業也

二曰貨

教民使求資用也

三曰祀

教民使敬鬼神也

四曰司寇

空

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

五曰司徒

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

六曰司寇

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

七曰賓

教民使禮待賓客相往來也

八曰師

立師防寇賊以安民也

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

教民使求資用也

三曰祀

教民使敬鬼神也

四曰司寇

空

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

五曰司徒

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

六曰司寇

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

七曰賓

教民使禮待賓客相往來也

八曰師

立師防寇賊以安民也

八政者人主施政教

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

教民使勤農業也

二曰貨

教民使求資用也

三曰祀

教民使敬鬼神也

四曰司寇

空

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

五曰司徒

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

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傳**寶用物○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用故為用物旅爨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傳**主空土以居民○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

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傳**簡師至必練○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眾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四五紀一曰歲**所以紀四時是士卒必須練也

二曰月所以紀一月
三曰日所以紀一日
四曰星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宿音秀迭田

五曰曆數曆數節氣之度以為曆敬授民時

疏四五紀至曆數○正義曰五紀者五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一曰歲從冬至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萬曆十四年刊

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
 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
 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
 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
 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
 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
 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
 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
 於天其曰曆數總曆四者故歲為始曆為終也○傳
 二十至所會○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
 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
 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
 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
 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
 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
 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
 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
 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

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
 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
 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
 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
 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
 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
 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
 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
 婺女十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
 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
 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傳
 曆數至民時○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
 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
 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
 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
 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
 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
 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

徐廷諫

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眾民使慕之

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傳

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傳

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

芻蕘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比毗志

反註同

疏五皇極至作極○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

者人君為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眾民皆效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眾民無有淫過芻蕘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眾民盡得中也○傳大中至之義○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以為一疇耳○傳斂是至慕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十五

之○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眾民使眾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傳君上至從化○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既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眾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傳民有至中正○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

守汝則念之

傳

民哉有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

錄敘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傳

凡民之行

雖不合於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馬力馳反又來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多反行下孟反

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

與之爵祿○

好呼報反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傳

不合

於中之人汝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

進無虐瑩獨而畏高明

傳

瑩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

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無虐馬本

作亡侮瑩岐

局反畏如字 **疏** 凡厥至高明。正義曰：又說用人為
 徐云：鄭音威。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
 為，有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為官若
 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
 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
 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
 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
 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
 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
 之。如是，即為大中矣。○**傳** 民戢至敘之。○正義曰：戢
 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
 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
 用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
 也。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
 言其心正不逆邪也。○**傳** 凡民至受之。○正義曰：不
 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
 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
 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

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
 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非民之衆，不
 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
 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傳** 汝當至
 爵祿。○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
 之人，皆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
 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
 受以此言與爵祿，謂用為官也。○**傳** 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
 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比其惟大中
 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
 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
 定本無德，疑衍字也。○**傳** 榮單至畏之。○正義曰：詩
 云：獨行，煢煢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
 高明，與煢煢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
 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
 天子無陵，虐煢煢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

經據人君小劉以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為據人臣謬也昌傳功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其

字徐下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傳凡其正直之人既當

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

家時人斯其辜傳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

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

作汝用咎傳於其無好德之人汝雖與之爵祿其為

汝用惡道以敗汝善○其為疏人之至用咎○正義

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

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

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

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

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

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功能至昌盛○正義

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為有成功此謂

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

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

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

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傳凡其至接

萬曆十五年刊

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傳於其至汝善。○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别名。故為惡耳。○傳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

多有亂無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道路。○好呼報反。惡反。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傳言無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傳言開闢。○闢婢必反。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傳言辯治。○平平婢絲反。治直吏反。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傳言所行無反道不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傳言會其有中而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

疏

無偏至有極。○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

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

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

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為

大中之人也。○傳偏不至治民。○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為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

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

○傳言會至中矣。○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

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傳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皆是順矣天且其順

而況于人乎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

子之光傳凡其眾民中心之所陳言凡順是行之則

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近附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為天下王傳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是

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 疏曰皇至下王○正義曰

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

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眾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

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

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

不務大 **六三德一曰正直**傳能正人之曲直 **二曰剛**

克傳剛能立事○克馬 **三曰柔克**傳和柔能治三者皆德云勝也

平康正直傳世平安用正直治之 **彊弗友剛克**

傳友順也世強禦不順以剛能治之○禦魚呂反 **燮**

友柔克傳燮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燮息 **沈潛**

剛克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 **高明柔克**

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

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

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

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辟徐

王食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珍異之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疏六三德至僭忒○正義

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

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

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

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

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

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

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

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

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

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

賤有恆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

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二

三

徐有倫

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註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傳高明至納臣○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傳言惟至美食○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傳在

位至僭差○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周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恆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
卜筮人傳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著音尸
乃命卜筮傳 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曰雨曰霽傳 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霽子細反

曰蒙傳 蒙陰闇○蒙武工反
曰驛傳 氣落驛不連屬

○驛音亦註
曰克傳 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
曰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三

三

貞曰悔

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凡七

卜筮之數七

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

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

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卜筮各三人

用二馬云占筮也衍以淺反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

及庶人謀及卜筮

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

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眾民然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人心和

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傳

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逢馬云

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傳

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

卿

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臣不同決之

卜筮亦中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

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冠官

龜筮共違

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

安以守常則吉動則

凶

疏七稽至之言○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

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霽兆氣蒙闇也曰圍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行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龜曰至立之○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傳兆相至常法○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壘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也圍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

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圍霍驛消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圍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傳內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傳立是至

三人○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
 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
 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也筮
 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
 忒者當推行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
 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行其義極其變非獨
 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
 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
 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
 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
 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
 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
 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嗥周冕
 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
 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
 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

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
 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眾
 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眾也善鈞
 從眾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
 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
 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
 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
 三代法也○傳將舉至決之○正義曰非有所舉則
 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
 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眾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
 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
 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
 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
 眾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
 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
 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

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眾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眾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為一又摠羣臣為一也○傳人心至於吉○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傳動不至遇吉○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傳三從至舉事○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

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一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傳民與至決之○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眾以眾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人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傳二從至征伐○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以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

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
 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
 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
 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
 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
 有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
 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
 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
 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
 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
 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
 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
 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若筮從龜
 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
 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
 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

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
 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
 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
 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
 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
 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
 大小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
 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
 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
 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
 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
 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
 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
 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行稽疑以上
 為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
 凶揔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
 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

八庶徵疏

正義正

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
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曰

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煖以

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

驗○暘音陽乾音干煖乃管反長之丈反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庶傳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滋庶豐也○

音煩庶無甫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一者備極過甚

及徐莫柱反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一者備極過甚

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疏曰雨至無

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

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

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

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

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

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

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

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

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

四者亦然○傳雨以至衆驗○正義曰易說卦云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

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

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溫

煖也是燠煖為一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

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

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三

二十七

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兩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恆若為咎也○
傳言五至庶豐○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

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眾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詁文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庶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傳一者至失敘○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恆雨若恆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恆雨則無暘恆寒則無燠恆雨亦凶無暘亦凶恆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
曰休徵傳敘美行之驗
○行下
曰肅時雨若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孟反

賜若傳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直吏反下
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治治其職同
曰哲

時燠若傳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哲之設反徐
音制又音哲
曰

謀時寒若傳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傳君

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疏曰休徵至風若○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

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

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賜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

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

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

次序庶草**曰咎徵**傳敘惡行之驗○咎其

蕃蕪也**曰狂恆雨**傳君行僭

若傳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恆賜若**傳君行僭

差則常賜順之**曰豫恆燠若**傳君行逸豫則常燠順

之○豫羊庶反**曰急恆寒若**傳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徐又音舒**曰蒙恆風若**傳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曰蒙恆風若傳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疏**曰咎徵至

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

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

僭差則常賜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

急燥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

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君行至順之○正

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

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

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

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

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

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

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

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

情也以對照哲故為遲情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

用入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

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瞽蒙所見冒亂言其

不曉事與聖反也**曰王省惟歲**傳王所省職兼所總

與孔各小異耳**曰王省惟月**傳卿士各有所

錢大隆

掌如月之有別。○別彼師尹惟日。傳。衆正官之吏分

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傳。各順常百

穀用成。又用明。傳。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

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賢臣顯用國家

平寧。日月歲時既易。傳。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

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君失

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疏。曰。王省至不寧。○正義曰。既陳

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

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也。

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

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

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

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

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傳。王所至四時。○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

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

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傳。衆正至歲月。○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

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

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

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箕星

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好呼

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

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月經於箕則多風離

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疏庶民

雨○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星民至所好○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眾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傳日月至常法○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疆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

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賜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

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

曰壽傳百二十年
二曰富傳財豐備
三曰康寧傳無

疾病
四曰攸好德傳所好者德福之道
五曰考終命

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天○橫華孟反又如字
六極

一曰凶短折傳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

苦○凶馬云終也折
二曰疾傳常抱疾苦
三曰憂傳

多所憂
四曰貧傳困於財
五曰惡傳醜陋
六曰弱傳

厄劣○厄鳥
疏九五福至曰弱○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

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疋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傳百二十年○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傳所好至之道○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

通也○傳各成至橫夭○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傳動不至辛苦○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傳疋劣○正義曰疋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惛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

傳

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

傳

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

侯○班本又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

扶問反疏武王至分器○正義曰武王既以勝殷制

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敘其事

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

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

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

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

賜之也○傳言諸至也亡○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

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

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

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

分也

尚書卷十五
 書疏卷十二
 三十五
 徐彥

尚書註疏卷第十二



